

經部

論語集說卷八

宋 蔡節 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陳從並去聲見賢遍切

集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木器祭以薦肉者俎

豆皆禮器絶乏也糧食也興起也固窮謂固守其困窮也濫猶泛溢謂失其所守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與夫子之㫖趣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不在此而在彼也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禮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至若軍旅之事則非君子之所當先者矣以其言之不合也故明日遂行焉去衛適陳絶糧而從者病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

夫子答以君子小人皆有窮時特君子能固守而小人則濫溢而為非矣本註䟽河南尹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説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女音汝識音志與並平聲

集曰子貢之學博矣夫子欲其知所歸也故設為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之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葢其學之所積至是將有得也意其於一事一物之中亦知夫理之各有攸當特未知衆理本

一理耳故夫子以一貫告之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謂貫則是理行乎事物之間而無有不通者也晦菴朱氏節謂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然衆理本一理也能即其理而求之則雖事事物物之萬殊而亦無所不通矣又曰夫子於曾子不待問而直告之以一貫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亦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造有淺深夫子告之之意亦異於參也則以道言

所以達其至於賜也則以學識言所以廸其歸

各當其可而已 河南尹氏 南軒張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集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 晦菴朱氏 知者如飲食之知味也 南軒張氏 夫子每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今又曰知德者鮮矣葢謂人非但不能好德而能知德者亦鮮也惟其知之鮮故好之者未之見也若誠有以知之則亦誠有以好之矣 櫟山黃氏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節釋曰無為言不待有所作為也恭己正南面言德容之盛無愧於居天子之正位也獨舉舜以為言者舜紹堯之後法度彰禮樂著盡循堯道任五臣之賢此其所以能無為也夫舜亦何所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行篤敬之行行不篤敬之行並去聲貊亡百切參七南切夫音扶

集曰蠻南蠻貊北狄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行字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言與我相參也輿車輿也倚依也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書諸紳以示不忘也子張之問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諸其身而言之

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雖之蠻貊可也反是則州里尚不可行况蠻貊乎參前倚衡言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而未嘗相離一言一行自然無非忠信篤敬夫如是而後可行也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伊川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音拳

集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卷收也懷藏也晦菴朱氏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知伸而不知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則能因時而屈伸故謂之君子南軒張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集曰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南軒張氏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行也夫是謂之志士龜山楊氏仁人則成德之人也仁者心之德求生以害仁則身雖存而心之德亡矣殺身以成仁則身雖死而心德之全天理之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仁人之於仁如飢食渴飲然也志士之於仁亦能擇而處之矣二者地位雖不同要皆知所取舍故求生害仁所必無也殺身成仁則有之矣言有者亦可見仁者未必

皆殺身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伊川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曰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南軒張氏言仁以德言賢以行言以輔仁之器孰利於此龜山楊氏夫子所答為仁之資而已伊川程子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輅音路遠去聲

集曰行猶用也邢氏疏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是月也得四時之始萬物初生之候故特有取焉晦菴朱氏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或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發生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歲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以言乎天地則生物之功著以言乎人則作事之序明故以為一歲之首焉此孔子所以有取於夏時也輅者大車之

名商輅木輅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於侈不若商輅之為質也邢氏曰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氏云大輅木輅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時巳有之制度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文而不以為過也韶舜樂名取其盡善盡美也鄭聲鄭國之音也佞人謟巧之人也放謂屏去之也遠謂斥絕之也淫亂也殆危也夏時商輅周冕韶樂此夫子斟酌四代帝王之制

而從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然法度禮樂猶是也所以不能常保其治而亂亡隨之者鄭聲佞人有以惑其耳目而蠱其心志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斁矣本晦菴朱氏説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曰先事而為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用之陳氏惟遠慮者可以無近憂上蔡謝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並去聲

節釋曰夫子前既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是猶幸其或見之也今又言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至是以其終未得見之故重為之歎息云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與立之與如字

集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也晦菴朱氏非其有而有之故

曰竊位天位也當與賢者共之不可私而有也臧文仲居大夫之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薦之與並立於朝是竊據其位者也漢上朱氏

節釋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夫子謂之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謂之竊位二子之設心葢有為國為己之不同也若文仲者有愧於文子多矣後之事君者宜以文子為法文仲為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集曰躬身也邢氏疏人所以多怨者以不能自反而責望於人者厚也誠能薄於責人而厚於自責焉則怨自遠矣漢上朱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横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

也已矣河東侯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慧胡桂切

集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羣居之益為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之間不求為義理之歸而相髙以私知言行如是是難與共處也苟與之共處久則俱化矣本南軒張氏說晦菴朱氏曰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欺偽巧詐之機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孫去聲

節釋曰君子所以制事者義而已故以義為體禮以行之所以節此也孫以出之所以和此也信以成之所以實此也四者具故曰君子哉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此曰義以為質蓋以制事而言則以義為體合敬義而言則以敬為體義為用讀者詳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集曰病猶患也邢氏人之病在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曰疾猶病也沒猶盡也稱謂見稱於人也何氏註

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實必有名君子學以為己

雖不求人之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

實矣故君子疾諸南軒張氏 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

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南軒張氏

又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之者亦反諸己而已矣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

此亦記言之意龜山楊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曰矜矜莊也包氏註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

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濟之以和故雖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行之以公故雖羣而不黨唯敬者能處此而勿失也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曰言雖是而人則非故人不以言而舉者知人也人雖非而言則是故言不以人而廢者知言也石林葉氏 岷隱戴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曰學貴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夫子恕之一言是乃求仁之方也河南尹氏推己之心以及物其為用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晦菴朱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並平聲

集曰毀者惡未至此而過詆之譽者善未及此而驟稱之南軒張氏斯此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

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言我之於人何所毀而何所譽乎其或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以驗其實矣今此之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安得而容其私哉朱氏曰聖人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毀則必無也譽則或有之矣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

集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子謂始

時猶及見此今則亡之無復古意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雙峯黄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曰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迪德者以謹言為先當大事者以懲忿為本（南軒張氏）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集曰天下之善惡有若黒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

固所同也然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必察也取於衆而察於獨善惡斯無遁矣南軒張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曰弘者廓而大之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斯言葢欲人以道為己任爾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曰過而能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為過矣南軒張氏節謂夫子斯言豈曰有過而未謂之過必待不改而後謂之過邪葢以過者人之所不免知過而必改則為可貴耳此所以誘夫人勇於改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集曰學與思常相須此非以思為無益也思至於

忘寢與食而不以學先之則無益耳葢學而後思則其思也有畔故思愈精而學愈明若不學而徒思祗見其汗漫而無所依據矣故曰不如學也即己而言所以教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切

節釋曰謀者有所思為也餒飢也此言君子當以謀道為心而不當以謀食為心以謀食為心譬之

耕者本以求食也然歲有凶荒而餒存焉則有時而不得食矣以謀道為心雖非所以求祿也然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學之既充鮮有不得夫祿者由此言之則君子之所憂者在不得乎道而已而貧非所憂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去聲涖力至切

集曰涖臨也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晦庵朱氏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為政始末伊川程子節謂此言政理也知及之所見明徹也仁守之所行堅定也莊以涖之則表儀正矣禮以動之則風化形矣知及之固有以得夫為政之理仁不能守之則必失之矣知及之仁能守之則理明而政立矣然臨民者不以莊則民慢其上而政不行矣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固足以為政矣

然動民者不以禮而民未至於化焉則亦非政之善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節釋曰此言君子小人之知識器量也君子之知識器量恢廣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器量知識淺狹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曰甚猶過也蹈猶履也邢氏疏節謂人非水火不生活則水火固不可一日無也然仁人心也是心其可一日無乎一日而非水火不過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已一日而非仁則失其本心而不足以為人矣此民之於仁所以甚於水火也又況水能溺火能焚雖能以養人亦能以害人仁之所以異於水火者以其有以成乎人而無所害乎人也故蹈

水火而死者吾見之矣蹈仁而死者吾未之見也

亦何憚而不肯為仁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曰當仁以仁為己任也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則己之當為雖師在焉亦且不讓此益言為仁之急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

在其中若但執夫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南軒張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曰食禄也後其食謂以食為後也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食非所計也若曰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事君之義矣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有教無類

集曰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未有善惡之類一定

而不可變者益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
聖人有教焉所以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
之明柔者可使之彊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故
曰有教無類南軒張氏　東溪劉氏曰天地不擇草木而雨露均焉聖人之教亦猶是
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節釋曰道同則可相為謀矣道不同其所趨異也
所趨者異則我之不能為彼謀亦猶彼之不能為

我謀也烏在其相為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曰辭辭章也辭取其達意而止過是則徇於辭而反害於理矣南軒張氏勉齋黃氏曰其曰達而已矣亦非通於理者不能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見賢遍切道與之與平聲相去聲

集曰師樂師冕名瞽者也某某人也相助也古

者瞽必有相師冕之見夫子以其瞽而無所見也故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歴告之以在坐之人子張見而問焉夫子語以相瞽者之道當如是爾聖人豈作意而為之哉亦曰盡其道而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又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

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造次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南軒張氏

季氏第十六凡一十三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葢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顓並音專臾並音俞見賢遍切過與之與並平聲夫顓臾之夫今夫之夫疾夫之夫夫如是之夫並音扶任平聲焉於虔切相並去聲兕徐履切柙户甲切櫝音獨費音祕舍上聲

集曰顓臾國名魯之附庸也無乃乃也爾汝也夫子指季孫也周任古良史也陳布也列位也相家

相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周任之言也兕野牛也柙檻也匵大匵也玉寶玉也櫝匵也固謂城郭堅完也費季氏之私邑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寡謂土狹民少也貧謂財用不足也均謂君臣上下各得其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也和謂上下相睦也傾傾覆也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門内之屏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謂伐之也由求為季氏家臣故以告孔子孔子首呼求

以責之豈求在季氏之門為用事者耶蒙山在魯地之東故曰東蒙先王以是封顓臾使主其祭又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或曰社稷所恃以存者故曰社稷臣非季氏所當伐也求實為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引周任之言謂陳其材力以就其列位苟不能則當止也為人之相不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安所用之吾二臣不欲之語求之言過矣譬如虎兕在柙而逸龜玉在櫝而毀典守者安得而辭

其責哉旣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自解者至矣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其情終不能掩也託為慮患之辭以葢夫貪利之説此則君子之所疾也有國有家者非土狹民少之為患患上下之不均爾非財用不足之為患患上下之不安爾上下之分定則均而和和而安矣均則不嫌於貧和則不嫌於寡至於安則無傾覆之患矣東溪劉氏曰均則無貧不必利顓臾之有以為己富也和則無寡不必兼顓臾之土地人民以

為已益也安則無傾不必去顓臾以憂子孫之不支也內寧則外自服就使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以來之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此為國家之常道也由求相季氏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如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且相與謀動干戈於邦內以逞其欲夫季氏魯卿也瘠公室以自肥不均不和而內變且作矣求徒知夫顓臾為季氏子孫憂而不知其禍將起於蕭牆也伐顓臾之事則專責於求相夫子之事則併由責

之蓋為季氏計者求也至於不能勉季氏以道則由亦不能逃其責矣本註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武夷吴氏説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集曰希少也孔氏註陪臣家臣也馬氏註國命國之命令也不議言無非議之者也邢氏疏禮樂征伐天子

之事也禮樂以明分征伐以討其不然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葢上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下莫敢干之也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不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上

無失政則下無私議也東溪劉氏曰天下有道在上者總其政而其咨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庶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之情窮矣雖然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為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述夫天理而已矣南軒張氏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故夫之夫音扶餘如字

集曰五世謂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逮及

也四世云者自成公至定公則四世爾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微衰微也註疏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禄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禄去公室政逮大夫而知三桓之子孫必微亦以其理勢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饜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

室之禄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也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曰此章

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又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彊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彊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彊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東坡蘇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並平聲辟婢亦切

節釋曰友直則無隱而有過必聞矣友諒則不欺而相與以實矣巖麓趙氏曰直者以義相正諒者以信相與友多聞則學博理明而可資以講貫矣是皆有益於我者也便習熟也善能也便於辟則威儀之修飾也善於柔則容色之嫵媚也便於佞則言語之諂巧也是皆有損於我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切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釋曰樂喜好也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無銷放而不失其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有企慕而無媢嫉而惟見其宏裕矣樂多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成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為益也驕樂以驕矜為樂也樂之則其志傲矣佚遊以佚遊

為樂也樂之則其志荒矣宴樂以宴安為樂也樂之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為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集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楊氏 龜山）愆過也躁謂躁急不安靜也隱謂隱匿不盡情也（註疏）瞽無目者也（晦菴）

（朱氏）侍於君子或有問焉終則對不問則不敢對各當其可而已言未及之而言是未當言而先言也

故謂之躁言既及之而不言是所當言而不言也故謂之隱顔色未相接而遽有言焉是又有甚於躁者若無所見而妄發也故謂之瞽三者皆不中節者也故謂之愆本南軒張氏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少失照切

集曰或曰戒者心有所警省而禁制之謂剛彊也

得貪得也好色好闘與貪得之心三者皆血氣之勝也自少至老無一不在所戒然各隨其血氣之盛衰而又有偏勝者焉故夫子於此必表而出之也葢男女之欲惟年少者為最甚也少之時而以色為戒以其血氣之未定也年既壯而血氣剛矣則易為勇力之所使故其所戒則在於闘至於老而血氣衰矣色與闘無足逞矣日暮途窮憂慼百集則貪求茍得之心勝矣故其所戒則在於得焉

成都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曰畏者嚴憚之意侮戲玩也晦菴朱氏天之命我者是理也則奉若之而弗敢失大人盡乎是理者也則尊敬之而弗敢易聖人之言當乎是理者也則

佩服之而弗敢違然是三言皆主於畏天命小人不知是理之所在則反是而莫之畏也天命且不知畏其狎大人侮聖言宜無所不至矣本南軒張氏說

隱𡹎氏曰畏者進德之機也人唯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為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語然後得以自便其私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集曰困謂病於有所不通也孔氏註生知者天稟全

粹不待學而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則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也若困而不之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為下愚矣此章所以勉人學也南軒張氏

又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勉夫困而能學者之為上也此章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戒夫困而不學者之為下也聖人之於人或勉之或戒之皆導之以歸於善其言各有當也

成都范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集曰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晦菴朱氏溫和易也恭莊肅也忠者中心之誠然也敬者敬其事而不敢忽也疑者心有所

未安也問者求以釋其疑也難者患難也忿思難則必懲其忿矣義者宜也見得思義義所不當得則不敢以苟得也白石錢氏九思各專其一伊川程子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充而人欲之所由遏也南軒張氏張氏曰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此之謂思誠上蔡謝氏

節釋曰視聽言貌思五事之目也此章以思為四者之主又加以色之與事疑之與忿兼見得

而為九思其示學者省察體驗之功益密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馬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探吐南切與平聲

節釋曰探試也馬四匹曰駟首陽山名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

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為善之不勇去惡之不力中人皆然也夫子謂吾固見其人矣亦嘗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此非立志剛信道篤不以窮達死生累其心者不能也夫子謂吾固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夫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

之於今則未見其人求之於古則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雖居諸侯之位擁千乘之富其沒也曾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而循夫

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然景公達而在上者也夷齊窮而在下者也夫子論夷齊之事而必以景公對言者葢所以明夫君子之得行其道初不拘於富貴利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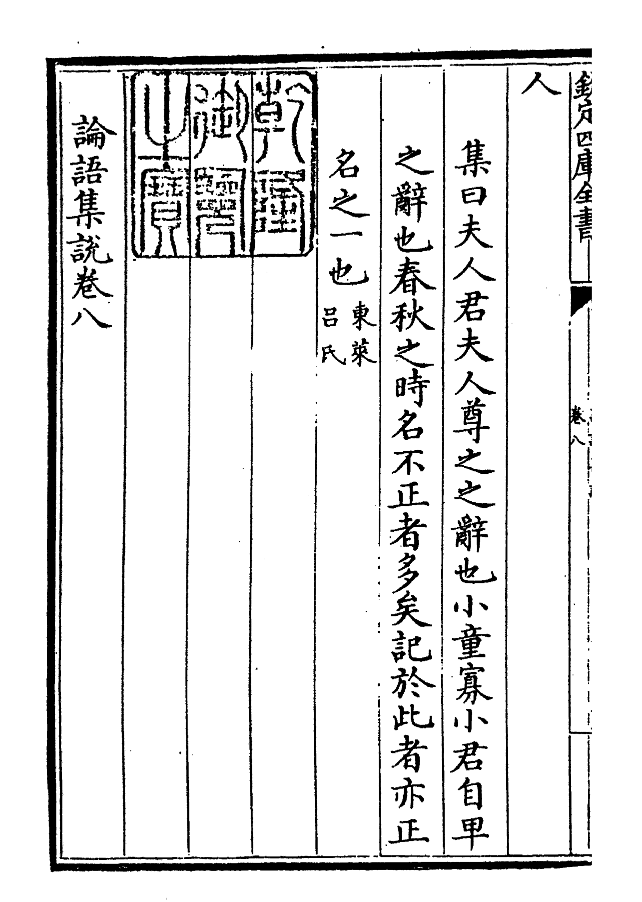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亢並音剛遠去聲

集曰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子指伯魚而言也有異聞謂聞於孔子也嘗獨立謂孔子獨立之時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此孔子之言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

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能立也晦菴朱氏曰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孔子獨立之時伯魚之所聞亦不過如此爾陳亢以伯魚為孔子之子故有異聞之問及聞詩禮之對又以為聖人之遠其子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本註疏南軒張氏說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



人

集曰夫人君夫人尊之之辭也小童寡小君自卑之辭也春秋之時名不正者多矣記於此者亦正名之一也 東萊呂氏

論語集説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説卷十九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論語集説卷九

宋　蔡節　撰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歸如字好知並去聲亟去吏切

集曰陽貨名虎季氏家臣歸遺也豚豕之小者時其亡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塗道也註疏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任其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諾應辭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陽貨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而用之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而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晦菴朱氏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

時其亡者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亦未嘗不欲仕也特非其道則不可耳貨三問而應之如響彼益不可與言者故不申己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也

南軒張氏 朱氏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節釋曰性相近云者兼氣稟而言之也一性之理天之所命者本無爾殊然氣之所稟則不無清濁而理之所受亦不無淺深其相去初不遠也所以遠者習有善惡之異耳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節釋曰上知生而知之者也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上知固得於生知然亦學而充之也既為上知則不復為下愚矣下愚本非其性然也惟其氣稟既

獨又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所習愈下安於下愚而不能為上知矣唯之為言獨也中人則可上可下唯此二者不能移也不移云者亦自其習而言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莞華版切焉於虔切易去聲戲香義切

集曰弦琴瑟也莞小笑貌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戲謔也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入其邑聞邑人弦歌之聲莞爾而笑蓋喜之也治雖有大小而道之用則一牛刀割雞之喻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蓋反其言而戲之耳君子學道則知為上治人之理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為下事上之理故易使也及子游以是為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以解二三子之惑亦可見子游能尊其所

聞而以道為教者矣本晦菴朱氏成都范氏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費音祕召並直照切說音悅夫音扶

集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畔謂背其主也末無也兩之也之之字俱訓適已止也徒猶空也邢氏疏公山弗擾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夫子以其召而欲往子路不說

以為無所之也則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夫子言其召我者亦豈徒然必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皆東周之為也如使夫子得用必以正名為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豈肯使公山弗擾為東周之事乎言此以釋子路之疑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汝鴆切

集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心存而理得公平而周徧矣所以為仁也恭則不侮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則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則不疑故人為之任敏則不滯故事以之立惠則人懷之故足以使人此又言其效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成都范氏説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音弼肸許密切召直照切磷力刃切涅乃結切焉於虔切

集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中牟宰也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言不入不善之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匏瓠也註疏節謂佛肸召子欲往豈非以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乎聖人之

心天地之心也萬物苟有生意天地所不絕也不入不善之黨夫子固嘗有是言然堅者磨之而不磷白者涅之而不緇夫子亦未嘗不以是為言也子路但知亂邦之不可入而不知聖人無入而不可亦猶堅白之不可磷緇也龜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入而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　上蔡謝氏曰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以為聖人聖人生於斯世志在於行道以濟時豈若匏瓜之為物徒繫之而不可食乎

又曰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其有是心至不欲絶之也卒不往者以其不足與有為也 槃山黄氏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女音汝語好知並去聲蕩徒浪切

集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 邢氏疏 居吾語女以

下夫子之言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使子路還坐而告之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害也絞訐也亂作亂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晦菴朱氏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惟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也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當然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過用其聰明而不知要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固守其小諒而不

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無學以明之則各有所蔽而為德行之累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南軒張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音扶

集曰小子門人也莫不也邢氏疏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知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人情物態之微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上蔡謝氏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舉其重者言也能盡臣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可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橫渠張子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經者所宜盡心也晦菴朱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也女為周南召南葢欲伯魚體二南之道而行之也夫欲治國平天下必自修身而齊家始苟不為周南召南自然推廣不去亦猶面牆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明道程子河南尹氏晦菴朱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是禮之本主於敬而樂之本在於和也若捨其本而專事於玉帛鐘鼓之間夫豈禮樂之謂哉蓋得其本則是物皆吾情文之所寓否則特虛器而已晦菴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切窬音俞與平聲

集曰荏柔也穿穿壁窬窬牆孔氏註外為莊嚴而內本柔佞猶小人之有盜心而外飾非盜之狀欲以欺人則一也勉齋黃氏東萊呂氏曰小人之為不善有不知其非而為之者唯穿窬之盜則明知其非而為之將以掩人之不知也色厲內荏者實似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曰所至之鄉推原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故曰鄉原毗陵周氏節案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葢以其似德非德而反有以害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曰道塗皆路也 晦菴朱氏 道聽者泛聽於人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說徒以資口耳於德何

有焉故曰德之棄也 白石錢氏

南軒張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下與字平聲

節釋曰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言以禄位得失累其心也未得則所憂在於得惟恐其不得之也既得則所憂在於失惟恐其或失之也始於患得則必終於患失然患失之累又甚於患得是心苟切於中則凡可以持禄固位者將無所不至矣所以謂

之鄙夫也致堂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夫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曰疾生乎氣稟之偏南軒張氏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

角悄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昧而不通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_{晦菴朱氏}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此古者三疾學則可瘳矣今之疾與古異故曰或是之亡也狂而至於蕩矜而至於忿戾愚而至於詐則是世衰俗敝而習之益遠蓋難反也然困而能反於學亦聖人所不棄也_{張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_{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

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並去聲覆芳服切

集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也覆傾敗也晦菴朱氏利口之人紊亂事實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邪為正以正為邪人君苟為所惑則邦家之覆不難矣成都范氏或曰夫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者故引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以為之比類蓋似是而

非者有以惑人之視聽此聖人所以惡之也然利口之人其初不過欲求容悅而已至其終則有覆邦家之禍此堯之所以畏巧言舜之所以堲讒説也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曰述傳述也言所以明理聖人恐學者但求之於其言故有予欲無言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四時行百物生天理之流行發見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若天而已此即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再曰天何言哉其啓子貢深矣本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說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曰孺悲魯人何氏註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夫子學士喪禮則孺悲嘗事夫子矣夫子之門來者不拒

其不見者必有為也武夷吳氏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示其非疾也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欒山黄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期並音朞鑽祖官切燧音遂夫並音扶衣去聲女並音汝上三樂字如字下音洛

集曰期周年也崩亦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女安則為之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予宰我也懷抱也宰我言父母之喪至於一期則已為久矣恐在喪三年不為禮樂而禮樂必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言朞年則天運一周

時物皆變喪及此亦可止也白石錢氏曰登穀於秋出火於春皆期之變也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夫子所以責之朱氏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衣衰既葬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期而小祥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宰我自以為安夫子又言君子之居喪不甘不樂不安者以發其不忍之端漢上朱氏曰君子之居喪也中心之哀有以勝之故口之於味耳之於聲四支之於安佚皆失其常再言女安則為之所以深責而痛絶之也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以不仁又推原

人子之於親喪必三年之故使之反而思之而終能得其本心也本晦菴朱氏說成都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集曰博局戲也奕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也邢氏疏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惡之所由

生也博奕固非所宜為然其為之而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非教人以博奕也 南軒張氏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集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以位言也

尚上之也 晦菴朱氏 夫子之云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為其所當為而勇固

在其中矣尚勇則徒知勇之為務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君子則亂小人則盜也子路好勇故夫子以義告之所以救其失也上蔡謝氏 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並去聲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切徼古堯切知孫並去聲訐君謁切

集曰訕謗毀也孔氏註 窒窒塞也馬氏註 抄人之意以

為己有曰徼加諸人曰不孫發人之私曰訐孔氏註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有是心也故問以質其是非稱人之惡則近於浮薄居下流而訕上則近於悖逆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窒則必妄作此君子之所惡也下曰字夫子叩子貢也惡徼以下乃子貢之言也徼似知不孫似勇訐似直皆欺世而亂俗者子貢所以惡之本龜山楊氏晦菴朱氏上蔡謝氏説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集曰女子小人之情其望於人者無有紀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也克齋楊氏聖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家者不昵不惡惡去聲則

庶乎其可矣閩林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集曰終止也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

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微子第十八凡一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節釋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皆紂之諸父也奴囚奴也詳味微子一篇微子所以告父師少師

者有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謂我憂商家之亡正如狂疾之人在家耄亂置身無所欲遯于荒野以寫我憂而爾何以教我邪父師曰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謂王子殷王之元子宗祀所係王子之出乃合於道我舊日曾言王子可立今反為王子之害若王子不出則疑及於我我雖欲彊諫恐必至顛隮而無救於商家之亡也由此觀

之微子之去不特以成箕子之諫要亦以存宗祀爾箕子諫而為紂所因比干諫而為紂所殺或去或因或諫而死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至誠懇惻拳拳於愛君憂國者則同此一心也夫子發明其心以詔後世無所優劣而均謂之仁者以其曲盡夫人道而克全夫天理也張氏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其死也非沽名其生也非懼禍其引身以求去者非自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三子其盡之矣

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河東侯氏延平李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並去聲焉於虔切

集曰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去者去而之他國也枉曲也註疏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雍容如此可

謂和矣然未嘗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夫豈苟於循物哉晦菴朱氏　東溪劉氏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為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節守也三公尚不能易而況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為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間是以不屑去也

又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雖父母之邦可以去則亦去然周行天下而未嘗

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張氏南軒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君待之之禮極隆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欲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夫計量所以待之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已違矣況又發為不能用之言乎此孔子所以去之

孔氏註南軒張氏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朝音潮

集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晦菴朱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況齊以此為間乎此所以見幾而作也故孔子行本龜山楊氏說　東溪劉氏云齊人以女樂間孔子孔子故行然猶待於膰肉之不至孟子謂以微罪行者得之矣門人記其實孟子推其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音避

集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葢借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言今尚可隱也已而已而勸止之之辭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世亂

不可救當時之從政者亦將危殆也接輿知尊孔子而趨之不同孔子欲告以出處之意彼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本晦菴朱氏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沮並七余切溺並乃歷切夫執輿者之夫音扶孔丘與孔丘之徒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滔吐刀切辟並婢致切耰音憂憮音武

集曰長沮桀溺隱者也二耜為耦並二耜而耕也津濟渡處執輿謂執轡在車也子路本為御既使問津故孔子代之而執轡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耰覆種也輟止也憮然猶悵然也二子蓋以隱遁為高者也夫子使子路

問津焉意亦有在矣長沮言夫子自知津處葢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則以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而易之言其徒勞耳辟人之士謂孔子也言道不合而後去也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言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其意葢謂子路之從夫子不若從己之為得也夫子憮然者以其不喻己意也夫鳥獸不可與同羣當與斯人為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

亦無事於易矣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世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橫渠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荷胡可切蓧徒弔切植常職切食音嗣見其二子之見賢遍切見之如字長上聲

集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也夫子孔子也植立也芸除草也大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故問夫子於丈人丈人之對謂吾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已安知孰為夫子乎子路拱而立葢知其為隱者

而敬之也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以食之而見其二子焉亦知子路為孔丘之徒而親之也二人相得於語默之閒如此觀丈人之盡禮於子路疑若非遂與世絶者見其二子則知有長幼之節矣夫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蓋欲匿其聲跡也子路所言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莫大於君臣故以主於不仕為無義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

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大倫之有害於人道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本註疏晦菴朱氏龜山楊氏南軒張氏說　朱氏曰道雖有窮有通而義則不可以已也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又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之或出或處要各當其可焉耳成都范氏　夫子

之下車於接輿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蓧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四子者方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隱而已矣河南尹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少並去聲與平聲中並去

聲

集曰逸民遺逸之民也虞仲即仲雍葉氏曰虞仲為仲雍之後未詳孰是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晦菴朱氏降卑下也中猶當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放猶肆也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其立心造行則有淺深之不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節髙矣柳下惠少連嘗降志辱身矣然言不違理行無

越思猶有此可取耳故曰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嘗隱居放言矣然其持身也清而不汙而其退而廢也權而適宜至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矣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焉若七子者未免以可不可為主故孟子所願則學孔子本南軒張氏永嘉何氏說何氏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可以為萬世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音泰飯並扶晚切繚音了鼗徒刀切少去聲

集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次也亞飯三飯四飯皆樂章名古者天子諸侯每食必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三飯樂師名繚四飯樂師名缺擊鼓者名方叔播鼗鼓者名武播搖也鼗小鼓旁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磬者名

襄河河内也漢漢中也海海上也註疏或曰周道衰賢者相招為禄仕仕於伶官者多矣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先生遺音厭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遺音絶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人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考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集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此伯禽之魯之時周公誨之之語也以用也先之以親親而後任大臣篤故舊器使羣才其序如此施者謂施以刑也左氏傳邢侯殺雍子羊舌鮒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外家彊橫亦曰今將一施之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使之以不用為怨也故舊不遺無大故則不棄之也人各有所長故使

人必器之而不可以求備也詳味周公之語四事不同要皆誨之以忠厚之道也本晦菴朱氏藍田呂氏河南尹氏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切

集曰此記善人之富也橫渠張子龜山楊氏曰八人盡為士之道者也先儒以為周人八子觀其以伯仲叔季名之疑出於一家矣櫟山黃氏

論語集說卷九

論語集説卷十

宋 蔡節 撰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曰致猶委也已語助也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死生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猶云若是其亦可以為士

矣此特舉立身之大者言之非曰士之行止於此而已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切亡讀作無

節釋曰此言人之於德執之不弘則得小而遺大人之於道信之不篤則一入焉一出焉故於道德或有或亡也方以為亡邪則執德信道疑若有諸已矣方以為有邪則不弘不篤其所謂有特暫焉

耳終亦必亡而已矣此其所以不能為有亡也明道

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何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此章問與人交際之道也可交者則與之其不可交者則拒絶之此子夏之言也賢者則尊崇

之衆人則容受之善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此子張之言也邢氏疏　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永嘉何氏晦菴朱氏曰初學固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也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言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絶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集曰小道謂百家衆技也邢氏疏　致遠謂達之於用

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南軒張氏泥不通也包氏註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非無可觀也然不該不徧以之致遠則恐泥而不可行耳故君子不為也若夫通行乎天下後世而無弊者其惟堯舜之道乎本龜山楊氏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作無好去聲

節釋曰所亡其所未有也所能其所已得也日知

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志之篤者不能然此所以為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實由志思體之（欒山）學之博矣而能篤志問之切矣而能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矣（黄氏）（東谷鄭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曰肆謂市肆也（金陵王氏）節謂致如致人致師之致

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于學道其有不可致者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曰文謂飾之也朱氏晦菴君子有過則必改小人有過則必文然小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蓋亦不能文也黄氏櫟山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集曰即就也儼者其容莊也溫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辭正也鄭氏曰厲嚴正也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中和發見自然如此君子不知其為變也三變者姑以是形容之耳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集曰或曰厲猶病也謗猶毀也事上使下必誠意

交孚然後可好逸惡勞民之情也惟懇切為民之意先有以信乎其民故其使民也而民任之益知其利乎我也喜順惡咈君之情也惟篤實愛君之誠先有以信乎其君故其諫君也而君聽之益知其忠乎我也茍民以為厲己而君以為謗己是亦誠意未孚於平日之素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也明道程子閑闌也所

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晦菴朱氏惟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其一出而一入終不離乎閑之中故曰可也苟大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為可則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南軒張氏武夷吳氏曰子夏小德出入之言不能無弊讀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洒所賣切掃素報切別彼列切

馬可誣之馬於虔切餘如字

集曰過誤也誣罔也卒終也〈註疏〉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乃初學者入德之序言游哂之以為所務者末而不能其本子夏辨馬謂子游之言誤矣君子之道孰為可先而傳之孰為可後而倦不傳但教之所施當有次第而不可以躐等也譬之草木之不齊猶有區以別之〈節謂此區字如有字一區之區張氏所謂區分者是也〉況夫君子之道苟不量夫學

者所至之淺深而槩以其遠且大者驟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其可哉至若本末始終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非初學者之事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又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學優則仕為

未仕者言也晦菴朱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曰致者所以自盡也南軒張氏節謂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乎哀故致乎哀而止外此非所務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節釋曰子張之行過高而務實之功少故子游云

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集曰堂堂虛驕之貌也仁人心也惟用心於內者得之子張飾堂堂之容則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本晦菴朱氏説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節釋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晦菴朱氏曰凡人於致盡其極也

他事猶有勉強矯飾未必能自盡至於親喪則真

情畢見無有不能自盡者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
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歷
相三君賢大夫也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自知
不及其父能守之而不改焉故其他孝行雖有可
稱不若此為難能耳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朱氏曰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

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爾惡得為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註疏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其有不率教者然後齊之以刑亦未嘗不致其哀矜之意也後世教養之道蕩然不存民心無所維繫以至犯法非迫於不得

已則陷於不知也任士師之職者當思所以使民至此是誰之過與如得其情猶可憫也其可以為喜乎能存此心者則有以仁乎斯民矣本南軒張氏說張氏曰後世治獄之官惟患不得其情爾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惡字烏路切下惡字如字

集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所趨喻夫人有汙賤之行亦衆惡之所歸也紂之不道可謂極矣其

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是唯置身於不善之地故天下之惡皆歸焉耳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節釋曰食與蝕同日月虧曰蝕更改也仰謂望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不事掩覆而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其明自若也故人皆仰之是以君子恥文過而貴改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朝音潮道焉之焉如字餘於虔切識並音志

集曰公孫朝衛大夫馬氏註識記也晦菴朱氏或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者以在人者考之可見矣大而道德禮樂小而名物度數賢者見其大不賢者見其小其識雖有大小之不同而莫不各有文武之道

夫子從而學之如問樂萇弘問禮老聃問官名於郯子至於入大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惟善之主故亦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語去聲朝音潮

集曰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謚也馬氏註上夫

子謂孔子下夫子謂武叔七尺曰仞包氏註子貢牆卑而室淺可俯而窺也夫子牆高而宮廣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然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宜武叔之云然也葢淺近者易見而高深者難識也本晦菴朱氏說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晦菴朱氏節謂丘陵可踰而及日月之高不可得而踰也毀之則是自絶也亦何損於日月乎叔孫武叔不知仲尼之不可及又從而毀之與自絶於日月者何異多見其不知分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道並去聲

集曰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階梯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也晦菴朱氏節

謂子禽不知聖人而輕議之子貢以爲聖人之不可跂而及亦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其化功之神速如此生則天下尊之而極其榮

死則天下思之以盡其哀如之何而可以及之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賚來代切任去聲説音悅

集曰咨嗟也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允信也執守也中謂理也無過不及之名也晦菴朱氏終盡也以其德當天心故天之歷數在爾躬非己之敢私也理至於中而止允執其中乃相傳之密旨也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若使四海至於困窮則天禄亦為之永終矣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舜之命禹亦以是言闕林氏堯舜禹三聖人之授受所守者一道而已建安游氏履殷湯名稱小子謙辭也伊川程子曰曰字上脫一湯字玄牡黑牡也殷尚白而用黑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邢氏疏帝謂上帝后謂后土林氏以一元牡告后帝者請桀之罪也成都范氏人之有罪者誅之不敢赦也可臣於帝者舉之不敢蔽也簡閱也言已之賞罰固已簡閱於上帝之心不敢誣也林氏已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

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南軒張氏周頌賚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所以錫予善人也故此言周家有大賞賚所富者善人而已林氏周親周家之親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又武王公天下之心也謹權量以下亦述武王事張氏權秤錘也所以定輕重量斗斛也所以定多寡朱氏林氏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先謹之法度審則紀綱定廢官修則事

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絶世不忍墜夫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之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屬也龜山楊氏曰滅國絶世其先固嘗有德於民矣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興之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重民食則生者有所養而家給矣重喪祭則生者不背死而俗厚矣凡此皆為政之紀綱也寛故民有所措信故民願為之役敏故無失時之患公故能順天下之

好惡四者政之本也張氏節謂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同而其公天下以為心則一也其後歷敘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之大法與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屏必郢切費芳味切焉於虔切令去聲

集曰屏除也孔氏註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産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以此為惠而何

費之有南軒張氏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之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而何怨之有上蔡謝氏欲者心有期欲之謂若近於貪矣惟君子所欲者在仁而所得者在仁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亦何貪之有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若近於驕矣惟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泰然而何驕之有閑胡氏威而不猛非曰作威以使人之畏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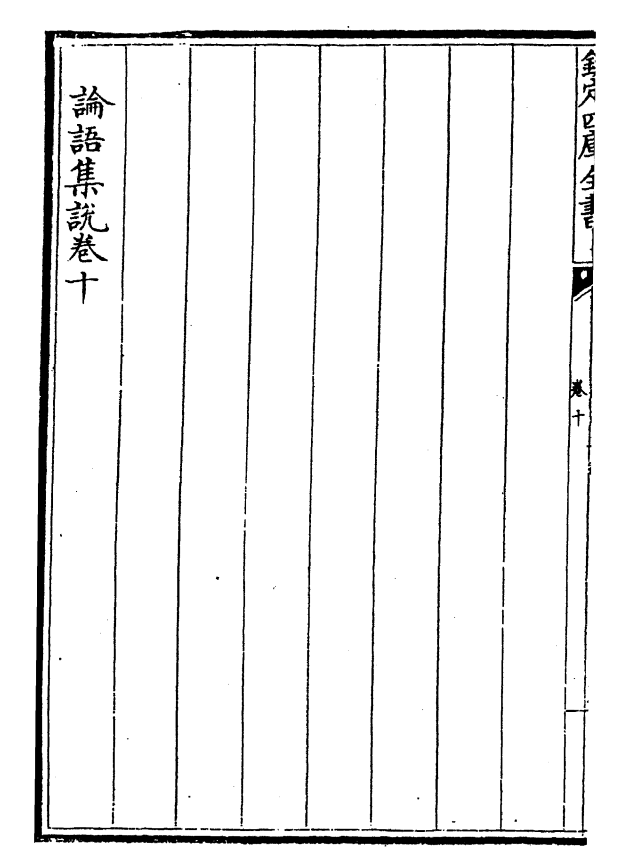
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然望其容貌之儼然自有以敬而畏之耳而何猛之有張氏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晦菴朱氏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而教之中故民不率教則附于刑者歸于士茍不教而殺則虐也槃山黄氏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而懲怠慢先事而約之然後可以責成茍不戒則彼不知緩急之所向而遽視成焉則暴也大司徒大軍旅大田

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葢聚衆以警之埀象以曉之也謹於所發而期於必行則民之應之也如響茍緩於前而急於後不至則刑從之是賊民也謝氏黄氏東溪劉氏猶之與人當與則與之若但知守出納之吝則是有司之事耳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張氏河南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不能居其易以順其正其何以為君子乎 胡氏 閩 禮者身之幹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循其將何以立乎 南軒張氏 言者心之聲也不知言則邪正善惡無所辨別其將何以知人乎 晦菴朱氏 節齋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此知言也



論語集說卷十